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十六講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

「生時亦不生」，所以說無生。那樣，「觀」呀。「阿字觀」就是這樣囉，「空宗」就是這樣。即是說「胎藏界」者，把那個「空」，人人呢，那些蠢人，以為修密宗，以為真是可以呼召鬼神啦，甚麼：「即身可以成佛」甚麼的，無稽之談！主要就是甚麼？套了這套「觀」法下去，修「阿字觀」就即是修「空觀」！即是將佛家講「空」的道理披上一件婆羅門的外衣而已，即是這是一種「方便」來的，這樣所謂「胎藏界」者，明明是要來象徵的「中觀」，「般若中觀」。

「金剛界」者，好明顯是象徵「唯識」那派，為甚麼呢？「金剛界」講「五智」的，「大圓鏡智」、「平等性智」、「妙觀察智」、「成所作智」、四智啦！加多一個智：「法界體性智」。「法界體性智」出自那裏？出自《佛地經》的嘛！是唯識宗的《佛地經》的嘛！前「四智」為「用」啊！後一個「法界體性智」是「體」，這個即是「真如」來的。「體」、「用」兼講才叫做「五智」，是很後期的。《佛地經》很後出的，這樣，「金剛界」居然將「五智」排列在它曼荼羅的檀城處，你說是不是將唯識宗的思想套進「金剛界」處？即是說大乘「空」、「有」兩宗的思想，放進了純粹密宗處，南印度的純粹密宗裏面，成為了「胎藏界」、「金剛界」兩部，其實這兩部的原始就是一種方便，把「般若」、「中觀」與「瑜伽」、「唯識」的兩套(學說)，那兩套的實質加件婆羅門的外衣上去，修啦！唸咒啦！本來就是這樣，但是可惜呢，最怕是所謂「尾大不掉」，條尾太大了甩不動，那些無知的民眾一味以為(只是求「神通」，以為只是「念念有詞」就得了，不用修「觀」，現在密宗，遍地學密宗都是如此，甚至有些阿闍梨(傳法灌頂導師)都是如此，這樣尾大不掉了。所以就

無救於佛教的衰亡，這樣等到那些阿拉伯人，那些回教徒一打，打進去印度的時候呢，見到出家人就殺，要不是你就要改宗。他們一手抓《可蘭經》，一手拿著把劍。你要不是就信回教，不然就死。所有印度的佛教的那些寺廟，那些佛像，個個佛像被他(們)整斷了頭，要不是就打斷手。印度現在都沒有一個完整的佛像，有都是重新黏上的。

婆羅門教(的境況卻)不怎麼壞，何解？因他們不需要出家，不需要剃光頭，沒有記認嘛！他不拿著法器，不拿著那些東西，就同普通人一樣了。你佛教徒不是，你沒有頭髮，所以(被人)見到就殺囉！這樣，佛教從此一蹶不振，(而)婆羅門教在大亂平定之後就重新出來。重新起來。大亂平定後，密宗有些亦能重出，所以他們到了宋朝仍然有些密宗和尚來中國，就是這個原因。「吠檀多」就這樣：偷取佛法，尤其是偷取龍樹(菩薩)的學說來裝飾婆羅門(教)的教義，改個名，換過新名，就「新思想」了，叫做「印度教」，就不叫做婆羅門教了。如果你們英文稍為好些的呢，要讀《吠檀多經》，讀起上來真是頭頭是道的。所以現在呢，你不要以為，現在除了古代的「外道」之外，還有很多新「外道」，你知不知道？好多那些，現在所謂甚麼？「唯物論」的思想啦，甚麼「存在主義」啦，等等，現在的新「外道」是從前所無的。所以現在呢，你做法師，說難不難，為甚麼呢，因為以前找不到來看的書現在找得到。以前參考不到的東西現在參考得到。所以說難並不是難，但說易並不易。東西多了，那個負起做法師的責任真的很辛苦的。

好了，講到現在，讀一讀。我只是介紹「數論」、「勝論」兩派，其他的你們自

己搞。要看就找黃懺華的那本《印度哲學史綱》，或者湯用彤的那本《印度哲學史略》。現在最好這兩本了。我們看看，「多元」論的，不是「心」、「物」兩樣的，但「吠檀多」(卻是)「一元」論的，Vedānta (吠檀多) 一個「梵」，「一元」論的。它這個是「多元」論的，「多元」論的。你看看，第七十四頁：這是《成唯識論》的文：「勝論所執實等句義多實有性，現量所得。」它說勝論派的人呢，它執著「實」、「德」、「業」等的「六句義」，「句義」即「範疇」，譯做現在(的講法)叫做「範疇」，「多實有性」，或舊勝論是「六句義」，新勝論就「十句義」，那六個或十個都多數是「實有」的，它認為「實有性」即是「實有體性」的，是「現量所得」的。

好了，他解了，下面是《成唯識論述記》的，上面那句是《成唯識論》，下面是窺基法師的《述記》：「成劫之末，（人壽無量，）外道出世，名嗚露迦，此云鵝鷓。」佛教同外道、同婆羅門教都相信這個世界是甚麼？(都是)成、住、壞、空，有那四劫的。初初(這)個世界，未有這個世界叫做「成」，「成」了之後停留在這裏，「住」；「住」了之後漸漸就「壞」；「壞」了之後這個世界就毀壞、毀滅，「空」了之後又再「成」，又「成」、又「住」、又「壞」、又「空」。這個世界將近「成」的時候，「成劫」，近末尾的時候呢，有一外道出世，名(字)叫做嗚露迦(Ulūka) 這個字，此云鵝鷓，「鵝鷓」即是貓頭鷹，貓頭鷹，為何他叫做貓頭鷹呢？他呢，「晝避色聲，匿跡山藪；」「藪」者，那些樹林，白天（日頭）他就匿藏（匿埋），在山林內匿藏，「夜絕視聽，方行乞食」，夜晚無人看見他，無人聽見他，他才出來乞食，「時人謂似鵝鷓，因以名也；」不是「各」字，是「名」字。他

說：當時的人說他的生活好像貓頭鷹一樣，貓頭鷹是夜晚出來覓食嘛，「謂即獾猴之異名焉。」貓頭鷹又叫做獾猴，獾猴即貓頭鷹的名來的，起的別名來的，「舊云優婁佉」，優婁佉，舊時譯作優婁佉，他說這個譯法不對，「訛也，（或名）或名羯拏僕，」又有些人譯作羯拏僕。「羯拏云米齊」，「米齊」即是甚麼？米碎，米粒，「僕翻為食」。這樣即是叫做「食米齊」，即是叫他做「食米齊仙人」，何解叫他要食「米齊」呢「先為夜遊，驚他妊婦，遂收場碾糠粳之中米齊食之，故以名也」，他說，先前呢，這個，他夜晚出來，稱為夜遊，夜晚走出來，剛好見到個妊婦，「妊者懷孕的，一個妊娠的、一個懷孕的婦人。被他一驚，搞到這個婦人小產了。

這樣，於是他以後就不走去(有)人處乞食了。這樣去那裏覓食呢？「遂收場碾」，場者，那些磨穀的地方，「碾」就碾穀，用石頭在穀上輓那些穀，磨，那些人家磨穀的地方，碾，碾那些穀出來的那些糠粳，那些糠裏，同那些粳，「粳」即是我們吃飯吃到的那些一粒粒的像綠豆的那些東西叫做「粳」，「糠粳」之中的那些米碎，「米齊」，執些米碎來吃，「故以名也」。所以叫他做「食米齊仙人」，「時人號曰食米齊仙人。舊云蹉尼陀，訛也。」舊時將「食齊米仙人」譯做「蹉尼陀」是譯錯的，那個音。「亦云吠世史迦，此翻為勝」。這個喁露迦呢，這個「食米齊仙人」所創立的學派呢就叫做 *Vaiśeṣika* ; *Vaiśeṣika* 「吠世史迦。」那個學派。「此翻為勝」。譯做中文叫做「勝」。為甚麼叫做「勝」呢？他說：「造六句（義）論，諸論罕匹，（罕匹）故云勝也」。他做了一本論，一本書，叫做《六句義論》勝論派《六句義論》好像、即是《勝論經》，現在我們，如果你識英文的，那本《東方聖書》有得看了。所以現在你們學佛經都好，多讀一國文字，你好合算（著數），英文，或者日文、法文、德文都得，總之多國，你好合算（著數）。他做了《六句義》的論，其

他外道的論，「罕」者，少也。「匹」即是比得上，很少人比得上他，「故云勝也。或勝人所做，故名勝論」。或者他是一個「殊勝」的人，他所作的(論)，所以叫做「勝論」。

「舊云衛世師，或云韓世師，皆訛畧也」。他說舊時，玄奘法師返國之前，那些人譯做衛世師，即是現在吉藏法師就叫他做衛世師，有些人譯做韓世師，他說都是「訛」的、錯的，譯錯的，而且是「畧」的，「畧」了些音的。他說：「勝論之師，做勝論者，名勝論師」。那些研究《勝論》的，宣傳《勝論》的老師，同那些著作《勝論》的這個人，人們稱他作勝論師，這個人又如何呢？他說：「多年修道，遂獲五通」，修道多年了，已經得了五神通，「謂證菩提，便欣入滅」。他自己以為證到菩提了，於是呢，好歡喜(想)入滅，不想做人了，「但嗟所悟未有傳人，愍世有情癡無慧目，乃觀七德授法令傳：」他呢，「嗟」，即嘆惜，他嘆惜，他所悟，他所覺悟到的道理呢，未有傳人，找不到人傳授，憐憫世間的人個個都愚癡，無智慧眼，就「乃（於是呢，於是訂下一個標準，）觀七德」，「觀」就「觀察」，具備有七種「德性」的，他(若)找到他就傳法給他了，那七種呢？

「一、生中國」，不是我們 China，這個「中國」，是指有文化的、中心的地方。有文化的國家，叫做「中國」。「二、父母俱是婆羅門姓」，「姓」即種族，婆羅門種族。「三、有般涅槃性」，即是可以證涅槃的。「四、身相具足」。即不跛，不盲那樣啦。五官，四肢五官都具備的。這樣挑剔，這樣跛腳就不行了。即好似現在密宗，做密宗阿闍梨（導師）一定要那些五官四肢都要具備的。跛了手就不行，做阿

闍梨（導師）就不行。「五、聰明辨捷」，辨捷即是辯才敏捷。「六、性行柔和」，「七、有大悲心」。具備七個條件，他就全部傳給他了。

「婆羅痾斯國」，即現在中印度，恆河邊一個波羅奈國，即是「鹿野苑」所在的地方，「有（一個）婆羅門名（叫做）摩納縛迦，（Māṇavaka），此云儒童」。

「儒童」即是，「儒童」二字即是青少年那樣解，「其儒童子名般遮尸棄」，那個儒童有個兒子叫做般遮尸棄（Pañcaśikhin）。這個是最厲害的，勝論就最厲害的人了。這個人，除了「優婁」就到他了。這個般遮尸棄呢，「此言五頂」。那個相都是好聰明的了，那個頭（有）五個頂，怎樣「五頂」呢？「頂髮五旋，頭有五角」。他的頭頂的頭髮五個髻繞起（繞埋）的，卷髮的，繞起的，「頭有五角」所以叫做「五頂」。「其人七德雖具，根熟稍遲」，七根都具備，但根器還未成熟，怎樣呢？後來那個仙人等，等到他成熟，於是那個仙人最初怎樣？「仙人神力迎往所住的山中，徐說所悟六句義法」，「徐」者，慢慢。慢慢地解說他所覺悟到的「六句義」的道理，那六句義是甚麼呢？

「一、實，（實質），二、德，（屬性）。三、業，（造作、作用）。」中國人成日講「體」、「相」、「用」。就這裏囉。「實」、「德」、「業」。「四、有，」「有」即存在，「五、同異，六、和合。」這個世界分析起來由六種東西造成的。「此依《百論》及此本破」。這裏說「六句義」的「破」是依據提婆菩薩的《百論》及此本，「此本」即《成唯識論》來破它。《百論》和《成唯識論》「唯有六句義法」。只有講「六句義」而已。這裏有個注，一陣我解（釋給）你聽。

這樣我們來到這裏就看回第十二，注(釋)十二。第八十二頁最後那行，最後那兩行，甚麼叫做「六句義」？「六句義」者，一、第一句義，即是，「句義」兩個字即是「範疇」，甚麼叫做「範疇」呢？「範疇」兩個字英文叫做 **Category**，**Category** 即是「思想的間隔」，本來解「種類」，實際上當「思想的間隔」，我們的思想裏面一定要有這些「間隔」然後才能夠成立的，成為「思想」的。他說分做六個範疇，即是「宇宙萬有」，不論甚麼，世界(上所有東西)不出這六種範疇，叫做「六句義」，「一，梵云（叫做）陀羅標（**Dravya**），此翻為實」，「翻」者「譯」，「此」就中文，中文翻做「實」字。「實」，「謂萬有之實質」。「萬有」即 **Universe**。「宇宙萬有」的實質，或者呢，叫做「本體」，哲學家所謂「本體」。「二，梵云求那 **Guṇa**，此翻為德，」這個「德」字呢，「謂實質上之德性或（者）屬性」，所謂「德性」，所謂「屬性」都是指甚麼呢？包括它的性質，它的性質，即是它的 **Quality**，「性質」、「分量」，它的 **Quantity**、「狀態」，它的 **State**、「地位」、它的 **Position**，這類叫做「德」。現在所謂「屬性」、所謂「德性」是指這幾種東西。記住，我們學佛一定要，思想要分得樣樣很清楚，樣樣要斬釘截鐵，不要渾渾噩噩。

中國人呢，自從宋朝以後那些佛教徒的思想都是籠統含混，為甚麼會這樣，就是那些「狂禪」，不讀書的，那些「狂禪」。硬是指手劃腳，指東劃西，坐在那裏又說「悟」啦，一點點東西又說「大悟」啦，「小悟」啦那樣。實在都不知是不是真「悟」的，籠籠統統。同時還有一樣就是，自宋朝以後，「唯識宗」與「三論宗」都不流行了，而「天台」、「華嚴」兩宗最流行，這兩宗的思想太過接近「玄學」。哲

學上，有三個，純粹的哲學有三個部門，第一個部門叫做「本體論」，又名叫做「玄學」，又名叫做「形而上學」，或者「形上學」，專研究這個宇宙的原理，專研究那些看不到的東西（看不到的，專研究那些）看不到的，抽象的、看不到的抽象的原理的，第一部份，例如甚麼？這個宇宙到底是物質呢？還是心靈？那個實質是甚麼來的？是「一元」、抑或「二元」、抑或「多元」呢？之類。同這個，這個「因果」關係到底是怎樣來的呢？「因果」道理都屬於「玄學」的，這一類叫做、叫做「玄學」。又叫做「本體論」。佛家的「本體論」呢，華嚴宗講的「真如」，由那個「真如本體」為「緣」，隨「緣」而生起萬「法」。這個講得很「籠統」。

第二，天臺宗比較好些，但仍然不離玄學的窠臼（模式），三論宗就了不起，「破」、破得厲害，沒有甚麼執著，但是稍為「偏空」。唯識宗就比較「中道」些，「本體」就是講「真如」嘛，它不談「本體」就是「真如」了。「真如」是「不生不滅」的，就是這樣，不是說先有「本體」，後有「現象」，有「現象」便有「本體」，有「本體」便有「現象」。不談「本體」，你去證，談無用。不學華嚴宗那樣，高談闊論來談那個「本體」，唯識宗不談。叫你去「證」。這樣，宋朝以後，那些人歡喜談「本體」。談「本體」所依據的經就(這)兩本多，講「本體」，一本就《楞嚴經》，一本就《圓覺經》。談「本體」，但只談「本體」(思想)就一定籠統的，「論」談「本體」的就依據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它大談「本體」，大談「本體」就對「認識論」疏忽了，「本體」可以談，但要有「認識論」做根據才可以。「認識論」。

好了，「本體」哲學的純粹哲學的內容的第一部份就叫做「本體論」。又叫做

「形上學」，第二部門就叫做「認識論」了。「認識論」又叫做「知識論」。又叫做「知識哲學」。「知識哲學」是研究我們的「知識」的起源如何，到底「知識」是由經驗產生的呢？抑或與生俱來的「理性」產生的呢？而且我們的知識所認識的對象，那些 Object 到底是離開我們的知識而存在的呢？抑或只是由我們的知識放射出去，好像發夢那樣放射出去？如果它「本來存在」的就叫做「實在論」了。如果說是由我們的思想放射出去，那就叫做「觀念論」了。到底是那一樣呢？同時(要)研究我們的知識可不可以，我們的知識到底有沒有力量去把捉「真理」呢？如果不能把捉，我們的知識(就)無用，如果你說我們的知識能夠把握「真理」、把捉「真理」的，那到底是不是所有「真理」都可以把捉呢？抑或是有限度呢？研究這類問題。講這個「知識論」最緊要。附屬於「知識論」的就是「邏輯」了。

中國人自「宋」以後就不講「知識」了，自古以來中國人最缺乏，所以中國人現在(後來(總是)產生不出科學(家)的原因。就是「知識論」缺乏，印度不缺乏，但是印度講「知識論」最精微的就是佛經，但佛(學)呢，在十七、十八世紀完全滅亡了。被回教徒殺光了。而且到底呢，佛教在印度獨力難持，印度太過宗教化。你看現在印度還是這樣，那些「聖牛」隨街這樣走，橫過馬路時甚麼車都停下來讓牠，搖搖擺擺的牛過馬路，牛橫過馬路就甚麼車都不能過，其實那些牛早就應該關起來的嘛！不是，現在仍然是這樣。那些人去印度那條恆河呀，叫做「聖水」，上流就洗死屍，下游那些人在洗澡！這樣搞法！(所以)印度的傳染病特別多，這樣呢，太過宗教迷信，那些「神道教」太厲害，所以雖然有很好的「知識論」，都只是在高層的人處。

中國就連到高層都不談知識，何解呢？中國本來都談一下「知識論」的，例如甚麼？春秋戰國時代，那個莊子談「知識論」，莊子《齊物論》那些，「知識論」都好好的，儒家的荀子都談「知識論」的，都不錯的，但可惜呢，秦始皇「焚書坑儒」之後，到了漢朝，漢朝初年時，漢高祖此人「一腳牛屎」出身的，就不會提倡文化，這樣，到了他死了之後的兩代，經過兩三代就漢武帝出，漢武帝出就聽了董仲舒的說話，更衰！聽了他的說話，罷黜「百家」，除了「儒家」之外「百家」全部罷免，只是表彰「六藝」，孔子的「六經」。於是那些人呢，只要你研究「六經」，自然就有官做，這樣就人人都拿著「六經」就可以了，「六經」是最高的標準，以後就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，這樣就沒有人研究邏輯，沒有人研究「認識論」。直至到唐朝「唯識宗」翻譯過來，然後至怎樣？提倡「因明」，提倡「因明」，提倡「唯識」，「唯識」完全是站在「認識論」上的嘛！但是沒多久，(只是)曇花一現，唐太宗時代，唐高宗時代，兩代，曇花一現，一到武則天執政呢，她最崇尚的是誰？賢首法師，這個「政治和尚」與神秀，不談「認識論」的，中唐以後(又有)「安史之亂」，那些「章」、「疏」都散失好多，尤其是「唯識宗」的「章」、「疏」幾乎全部散失，直至到近百十年才從日本再傳過來。一到宋，一到宋朝就怎樣？只有「禪宗」流行，不需要「經」都可以的，讀經是多餘的，第二是甚麼？「天臺宗」流行，講道理的大部分是「天臺宗」，少少、少部分講，是「華嚴宗」，無互相砥礪，結果呢，(整)個思想都是「籠籠統統」，不講求「認識論」，不講求「邏輯」。

而那兩本書的流行，成為佛教的大害，一本就《楞嚴經》，大家參考一下，那本(呂澂)《楞嚴百偽》，你們看過沒有？未看的，你信《楞嚴經》的你都要看看，人家這樣說，舉出成百幾點說它「偽」，你都要，你都要看看才可以的，你不信就更加

要看啦！信的亦要看，《楞嚴》、《起信》，我的看法是佛教的兩大害！再加上那些「狂禪」，「束書不觀」，這樣搞到現在佛教「不清不楚」，最近這幾十年稍為呢，那些各宗各派的教學興起，這個侵侵然有復興之勢，現在來一個「密宗」了！一個新的「大害」出現了。「密宗」呀！說這樣就可「即身成佛了」。甚麼都不識，只是識得「唸咒」，「結印」，你看看香港，將來正式的佛教就被它全部掩蓋，還有一些，「密宗」固然就有毛病啦，假「密宗」更壞！那個甚麼盧勝彥那些，最多人聽，你知道嗎？在台灣有五十多萬信徒！盧勝彥，一來就，就(快)來囉！來了沒有？已經訂下兩個南華，訂定囉！兩個體育場呀！開齊兩個場，一個在講，另一個(轉)播影，是嗎？在體育館講，過萬人聽，在多倫多的佛教這樣荒蕪的都有成五千人去聽，多厲害！這些呢，這些是正魔王來的。有這些人在這裏，這些是大魔王，還有些小魔王香港不知有幾多，真假莫辨。而有些人，那些不知所謂的那些傳播，那些傳媒，傳播媒介，本身就無知識，就專門傳這些東西，現在有些用「密宗」來猜馬，用「密宗」占卦，算命，搞這些東西。無啦！這些人！而這些「當時得令」的大人物又視若罔聞，由得它囉！

將來就會像「火燒山」那樣。無辦法，至緊要呢，我們的思想不要「籠統」，你想挽救這個危局，思想不要「籠統」，一就一，二就二，不要隨隨便便。這樣如果有得，香港如果能有（得）三幾十個人肯真真正正斬釘截鐵、不要亂搞的呢，就會造成風氣，羅公：一造成風氣、振起這種好的風氣呢，前路就有希望了。不然的(話)，將來幾十年後會很差。我們看回這裏，你看人家外道的思想都(這樣)周密，「本體」，「三、梵云叫做羯磨 Karma，此翻為業，」為萬象中所有的，所謂「業」包

括「動作」，宇宙萬物所有一切的「動作」和它的「運動」，它的「作用」，這些都叫做「業」。「四、梵云叫做三摩若 Sāmānya, 此翻為有」，留意這個「有」字，「或翻為同」，「同」者，「總相」那樣解，這個「有」呢，「此即萬有間之共通性」。宇宙萬物有一樣絕對的共通性就是甚麼？就是「有」。是嗎？無東西有這樣「共通」的了。貓和狗，大家都是四隻腳一條尾，但是都有不同，對嗎？同是，同是畜牲，但是貓的樣子與狗的樣子是不同的嘛。但是有一樣東西是絕對同的，那「有」就是絕對同，貓又是「有」，狗又是「有」，微生物亦是「有」。佛亦是「有」，羅漢亦是「有」，地球亦是「有」，「有」的性質是萬物共同的，所以又叫做「同」，「然萬有間最大的共通點莫如『有』」，「有」這個字在佛經和在外道，在印度外道中都作存在解，「存在」，「存有」。

好了，這樣「有」，「實」、「德」、「業」，和「有」，「諸實，諸德，諸業雖有種種的差別」，「差別」即「不同」，「然其共通點則為有故」，甚麼的共通點都是「有」，所以呢，用「有」來做代表，這一句又叫做「同」，又叫做「有」。「實」、「德」、「業」，「有」，有些人叫它做「同」。有些人叫它做「大有」。「又同類物之所以同，亦由此而『有』令它『同』故」，萬物之所以能夠「相同」呢，都是因為有個「有」所以令它「同」的。所以呢，這個「有」亦名叫做「同」。都是因為有個「有」所以令他相同的。所以「有」亦名叫做「同」。第五個「句義」呢，「梵云（叫做）毘尸沙」，Viśeṣa 這個字，「此翻為同異」，何解萬物有「同」有「異」呢？或者(直接)將它翻做「異」，即萬物都有種「差別」性，「鍋」與「風爐」是不同的，為何不同呢？是「異」的，「鍋」與「風爐」是異的，但是「異」中又有「同」的，「鍋」是煮食的工具，「風爐」亦是煮食工具，有「同」，

有「異」，叫做「同異」。

為何萬物又「同」又「異」呢？因為有一個範疇叫做「同異」令到它又「同」又「異」，「此即萬有間的差別性。物與物間之所以異」呢，「異」即「不同」了，「乃由此異令其異也。」這個「異」就譯同異的「異」。「六，梵云（叫做）三摩夜（samavāya），此翻為和合，」為何叫「和合」呢？為何他兩夫妻會「和合」呢？就因為世界上有一個「和合」這個句，令他「和合」。何解我們的身體的手和身會「和合」呢？為何那個「身」不會將「手」彈出去呢？又會「和合」呢，就因為有一個「和合」句義，令萬物會「和合」。即是說：「實」與「德」，例如水是「實」，液性就是「德」，「實」與「德」為甚麼會(混合)到一起呢？「能」與「所」，「能打」、「所打」，「能食」、「所食」，例如甚麼？文就是能，例如「文」與「義」，「文」就所解釋的，不對，「文」就能解釋「義」的，「義」就被「文」所解釋的，一「能」一「所」，「能」與「所」，「全體和部份」，例如人身體和四肢等，那種相連屬的關係。為何會連在一起呢？就因為有一個「同異」，有一個「和合」性。有一個「和合」，令到它「和合」，「實、德、業、有、同異，（這）五句，乃至物與物之間之所以（得以）相屬（相連屬）而不相離」呢，皆由此「和合」，有一「和合」句而令到它「和合」。「皆由此和合，令其和合也。」以上的講法就是鳩鷲的「六句義法」。聽得明嗎？它這個都相當精美的，它這個。

中國所無的，這些如此古惑的、這樣古怪的思想，這樣「六句義」的大致我們明白啦？是不是？好了，我們看看：「後其苗裔名為惠月，」到了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的時候，那時候有一個人是勝論派的學者叫做惠月，他造了一本書叫做(勝宗《十

句義論》), 玄奘法師將它來翻譯了。現在《藏經》裏有, 《勝宗十句義論》。所以玄奘法師不但止傳佛教的東西翻譯回來, 連到《十句義論》都傳了它回來。還有, 譬如真諦法師, 你以為他只是傳佛法, 原來怎樣? 連數論的《金七十論》他都譯了出來。《十句義》將《六句義》擴大成為《十句義》。

-完-